

寒露：寒生露凝，秋意渐浓

郭梅

◆寒露节气后，昼渐短，夜渐长，日照减少，热气慢慢褪去而寒气渐生，昼夜温差较大，我国南方地区少雨干燥秋意渐浓，而北方地区则已从深秋进入或即将进入冬季。

◆寒露时节，秋收和秋播都到了最后关头，不仅秋粮和棉花、大豆要抓紧收割，冬小麦也要及时播种，即所谓“寒露不摘棉，霜打莫怨天”“晚种一天，少收一担”，而“寒露到立冬，翻地冻死虫”，说的就是秋收以后还要深翻土地，为下一轮的丰收做准备。

每年的公历10月8日或9日，时令交寒露。寒露是干支历酉月的结束和戌月的起始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和秋季的第五个节气，也是二十四节气里第一个带“寒”字的。

相比白露节气时，这时的气温下降了很多，寒生露凝，故称“寒露”。元代文人吴澄在其编著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里说：“九月节，露气寒冷，将凝结也。”我国民间有“露水先白而后寒”的谚语，意为白露节气后，露水从初秋的微凉转为深秋的沁寒。谚语还说：“吃了寒露饭，少见单衣汉”“寒露过三朝，过水要寻桥”，指的就是寒露过后寒意渐增，万物也日渐萧瑟，再不宜穿单衣和赤脚趟水过河或下田了。如果说白露是从炎热到凉爽的转折，那么，寒露就是霜降的前奏。寒露节气后，昼渐短，夜渐长，日照减少，热气慢慢褪去而寒气渐生，昼夜温差较大，我国南方地区少雨干燥秋意渐浓，而北方地区则已从深秋进入或即将进入冬季。

“露寒迟应节，天变勇飞沙。瓮白应浮酒，篱黄可著花”，持螯小饮，对菊吟诗，正当其时

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，“一候鸿雁来宾，二候雀入大水为蛤，三候菊有黄华。”寒露时节，鸿雁南飞，在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《憨湘云醉卧芍药榻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》中，湘云出主意说要这样行酒令：“酒面要一句古文，一句旧诗，一句骨牌名，一句曲牌名，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，共总凑成一句话”，宝玉一时间想不出来，黛玉便替他作了一首酒令诗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风急江天过雁哀，却是一只折足雁，叫得人九回肠。这是鸿雁来宾。”其中的“鸿雁来宾”，便是寒露之“一候”。同时，随着天气逐渐转凉，鸟雀逐渐稀少，海边却出现了不少与雀鸟的颜色和纹样差不多的贝壳，故而古人认为“雀入大水为蛤”（《国语》），晋人干宝在其志怪小说《搜神记》里亦曰：“百年之雀，入海为蛤”，即鸟雀入水幻化为蛤。与此同时，秋菊开始争芳斗妍。唐代诗人元稹的《咏廿四气诗·寒露九月节》云：“寒露惊秋晚，朝看菊渐黄。千家风扫叶，万里雁随阳。化蛤悲群鸟，收田畏早霜……”活脱便是二候、三候的“五言诗”版。明代学者唐时升的《园中十首》（之一）则一开篇便突出了这时节的秋高气爽：“秋高气爽，旭日犹融融。”而开元名相张九龄在一个清秋早晨闲坐书斋眺望远怀，欣然命笔：“寒露浩秋空，遥山纷在瞩。孤顶乍修耸，微云复相续。人兹赏地偏，鸟亦爱林旭。结念凭幽远，抚躬曷羁束……”（《晨坐斋中偶而成咏》）——但见高天流云，群鸟颀颀，遥山远岑奔来眼底，胸怀大唐社稷江山的诗人心境闲适，爱煞那一派云淡云闲、清旷高爽的秋日好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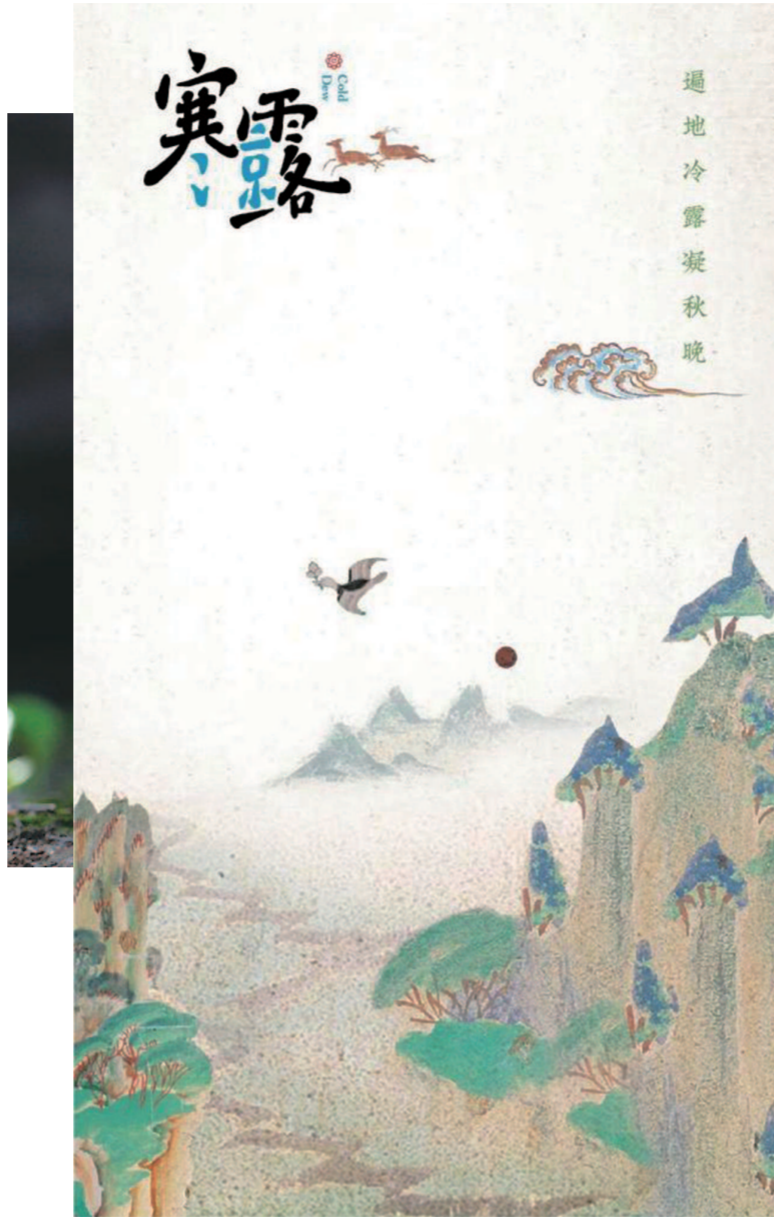
寒露时节，秋收和秋播都到了最后关头，不仅秋粮和棉花、大豆要抓紧收割，冬小麦也要及时播种，即所谓“寒露不摘棉，霜打莫怨天”“晚种一天，少收一担”，而“寒露到立冬，翻地冻死虫”，说的

就是秋收以后还要深翻土地，为下一轮的丰收做准备。农谚还有“上午忙麦茬，下午摘棉花”“寒露时节人忙，种麦、摘花、打豆场”“秋分早，霜降迟，寒露种麦正当时。寒露到霜降，种麦日夜忙”“寒露三日无青豆”“豆子寒露使镰钩，地瓜待到霜降收”“寒露秋收动镰钩，大豆收割不停闲”等，说的都是“三秋大忙”的农事。其中，收割大豆最好在早上有露水时，用钩镰割倒后要轻摆轻放，以避免籽粒散失。割倒的大豆则需及时运回晒场脱粒，去杂晒干后入仓储藏。当代小说家王安忆曾在其《喜宴》里如是描写“燎豆子”：“太阳偏西了，成了夕阳，那光带着些黄色，老熟而宁静。秋天的天又高爽，空气几乎是透明的，几片薄云在夕照里变着颜色。割净的黄豆地里东一片西一片地躺着割倒的深色的豆棵。陡然升起一股烟，因为无风，而笔直地上升，在明净的空气中显得特别清晰，甚至，那飞舞在烟周围的细小的灰烬都历历在目……”，字里行间满是丰收的喜悦饱满和清秋的清静安恬。

米粮入仓，瓜果飘香的丰收金秋，也正是文人雅集的好时光。正所谓“露寒迟应节，天变勇飞沙。瓮白应浮酒，篱黄可著花”（南宋·曹彦约《寒露日阻风雨左里诗》），持螯小饮，对菊吟诗，正当其时。比如，曹公笔下的大观园菊花诗便热闹热闹，《忆菊》《访菊》《种菊》《对菊》《供菊》《咏菊》《画菊》《问菊》《簪菊》《菊梦》《残菊》，一组十二首诗，写尽了人淡如菊、心素如简的高古，亦活画出红楼儿女各自不同的心性与处境——当然，首先是品蟹。先是凤姐站在贾母跟前剥蟹肉，吩咐下人“把酒烫的滚热的拿来。”又命小丫头们去取洗手用的菊花叶桂花蕊蒸的绿豆面子来。黛玉体弱，不敢多吃，只吃了一点儿肉，就去钓鱼玩了。然后她“放下钓竿，走至座间，拿起那玉银梅花自斟壶来，拣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……斟了半盏，看时却是黄酒，因说道：‘我吃了一点点子螃蟹，觉得心口微微的疼，须得热热的喝口烧酒。’”宝玉忙道：“有烧酒。”便令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……”，区区千余字，大户人家吃螃蟹的精致讲究、长幼有序的严苛规矩，以及众人的性格、处境及相互关系如宝玉对黛玉的体贴心意，已无不跃然纸上。最后李纨宣布公评：“《咏菊》第一，《问菊》第二，《菊梦》第三，题目新，诗也新，立意更新，恼不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。”“孤标傲世偕谁隐，一样花开为底迟？”而这夺魁的诗句，又何尝不是潇湘妃子黛玉姑娘本人的传神写照？

寒露时节的秋光，早就成为丹青高手笔下的妙境，却也常常惹得文人墨客“悲寂寥”

现实世界里见诸记载的文人秋赏雅集亦自不少，如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寒露



▲敦煌二十四节气壁纸之寒露
▼紫禁城的物候之寒露(摄影:王璠)



悲悲不禁。况是思归未得，声声捶碎故乡心。一连串的“秋”字，合成失意书生心头之无尽悲愁。而潇湘馆里多愁善感的林妹妹也不免有感而发，在《秋窗风雨夕》中连用十四个“秋”字来表达秋风雨秋雨愁煞人的心境：“秋花惨淡秋草黄，耿耿秋灯秋夜长，已是秋窗秋不尽，那堪风雨助凄凉？助秋风雨来何速？惊破秋窗秋梦绿。抱得秋情不忍眠，自向秋屏移泪烛。泪烛摇摇短焰寒，牵愁照恨动离情。谁家秋院无风人？何处秋窗无雨声？罗衾不奈秋风力，残漏声催秋雨急……”

还有，白居易的《池上》实写寥落的秋景：“袅袅凉风动，凄凄寒露零。兰衰花始白，荷破叶犹青”，不免让人想起李商隐的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（《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》）；孟郊在《与韩愈、李翱、张籍话别》时见秋意阑珊，也情不自禁动了归心：“客程殊未已，岁华忽然微。秋桐故叶下，寒露新雁飞。远游起重恨，送人念先归。”而另一唐人陈季卿在秋风瑟瑟中恋恋不舍地别妻离家，哀哀吟道：“月斜寒露白，此夕去留心。酒至添愁饮，诗成和泪吟。离歌伤别调，别鹤怨瑶琴。明夜相思处，秋风吹半衾。”（《别妻》）

柿子、山楂、石榴等寒露时节的典型水果鲜艳饱满，给萧飒的秋天染上一抹抹璀璨光华

南宋嘉定二年（1209），年已耄耋的陆游翁胸膈患疾，从立秋一直病到近寒露，身体才有所恢复，淳朴的乡亲们都为他高兴，纷纷替他设宴庆祝。为此，八十五岁的老诗人写了一组题为《嘉定己巳立秋得隔上疾近寒露乃小愈》的绝句，第一首便是：“八月吴中风雨秋，子鹅可炙酒新熟。老人病愈乡间喜，处处迎迎共献酬。”“陆老夫子六十六岁开始便居故乡山阴，生活简朴甚至清苦，“半饥半饱随时过，无客无书尽日闲。童子贪眠呼不省，狸奴恋暖去仍还”“清泉白石山家有，盐酪犹从小市求”，白粥果腹、与猫为伴，倒也闲适。虽然行走已不甚便利，但谈了一辈子的书却仍是心头最爱，故道：“寸步须扶本常事，细书妨读却闲愁。”何况还可以赋诗小酌自娱：“小诗闲淡如秋水，病后殊胜未病时。自翦矮笺善断稿，不嫌墨浅字倾欹”“小诗苦思凭谁赏，绿酒盈尊每独倾”。让人感喟的是，这位曾以“塞上长城空自许，镜中衰鬓已先斑”书愤遣怀的爱国诗人，在人生进入倒计时时，却是何其的从容坦然：“客疾无根莫浪忧，今朝扫尽不容留。饭罢酒瓮非吾事，只贻千岩万壑秋”“老境情襟例如此，不须惆怅感余生。”

后三日，偕抱小恙的文学家、金石学家王昶应其弟子吴廷韩的邀约，师生们在济南泛舟登高，赏画赋诗，小饮抒怀，好不畅快。几十年后，在王昶的记忆里，那次秋游仍历历在目：“忆乾隆甲戌初秋，予薄游山左，寓吴凌云运使署。今香亭侍郎执经之暇，往往呼小艇，泛大明湖，登历下亭，上北极阁，望鹊华两山，青螺矗立云表，沿绿葭苇以归……”而且雅集当时所填的三叠长调《西河》（同吴廷韩由崑山还至历下亭，晚荷已尽，芦雪倚然。时寒露后三日也），他也收入了自己刊刻于嘉庆十二年的《春融堂集》：“微雨过，红衣冷。薄雾不沾明镜。芦花偶惹鲤鱼风，闲鹭鸶醒。清游曾寄离舍，长策写遍幽景。词作者原注：时出赵子昂《明湖秋瑟图》展玩。更唤酒，银瓶索纆。少消除，天涯旅兴。回忆江关路迥。想渔庄，雪藕丝莼，应向梦中寻，谁重省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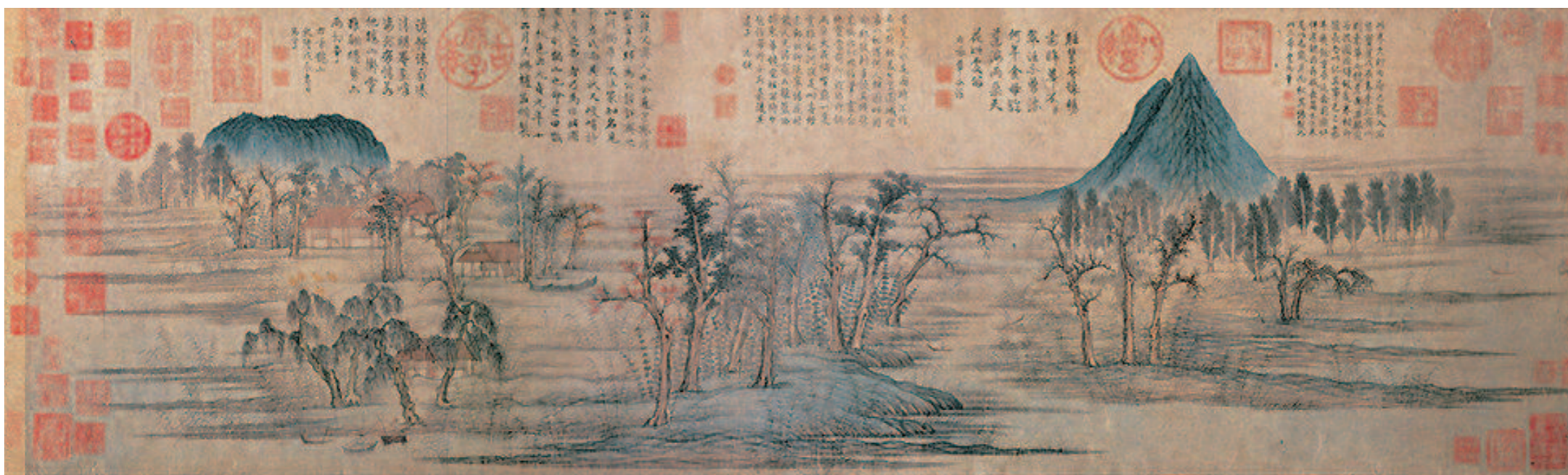
众荷凋残，芦花胜雪，微雨过后，师生相携，陶醉于泉城的朗朗秋光之中。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也曾强调“济南的四季，唯有秋天最好，晴朗无风，处处明朗。这时候，请到城墙上走走，俯视图秋，败柳残荷，水平如镜；唯其是秋色，所以连那些残破的土坝也似乎与一切景物配合；土坝上偶而有一两截断藕，或一些黄叶的野蔓，配着三五枝芦花，确是有些画意。”（《大明湖之春》）

而老舍先生眼中那确是有些画意的济南秋色，自然亦早就成为丹青高手笔下的妙境。崑山又名鹊山，王昶师生所望之“鹊华两山”即鹊山和鹊华不注山，亦即元初大画家赵孟頫的代表作《鹊华秋色图》中的两座山。据云，赵孟頫从山东罢官回到家浙江湖州后，在元成宗元年（1295）年底为好友周密绘制了一幅纸本水墨设色山水画，描摹的就是周的祖籍济南东北华不注山和鹊山一带的秋景，以多种色彩调合渲染，虚实相生，笔法潇洒，意境清旷，满纸恬淡闲静，好一派田园况味。画面上最重要的是两座山：右边突兀耸立的华不注山双峰挺秀呈三角形，左边的鹊山则状如牛背。画家自题曰：“公谨父，齐人也。余通守齐州，罢官来归，为公谨说齐之山川，独华不注最知名，见于左氏，而其状又峻峭

特立，有足奇者，乃为作此图，其东则鹊山也。命之曰鹊华秋色云。元贞元年十月有二月。吴兴赵孟頫制。”该图绘制的是济南郊区平川洲渚、红树芦荻的烂漫秋色，左边鹊山和右边华不注山遥相呼应，刚柔相济。画家创造性地将水墨山水与青绿山水融为一体，综合运用多种艺术技法，画面上农舍隐逸、轻舟数叶，林木草卉茂杂，农人怡然渔牧，牛羊悠然觅食。鹊山用披麻皴法，山峦浑厚，深静凝重，设花青色；华不注山正面用荷叶皴、侧面用解索皴，主脉分明，形势峭拔，设石绿色，山顶微染赭石；汀岸、平原则用长披麻皴，房舍人畜，芦荻舟车等精工细描，设色清淡明丽，风格秀雅，俊逸苍古，为历代收藏家所珍爱。清康熙年间，《鹊华秋色图》收归故宫御览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乾隆十九年那场寒露后三日的游赏中，不仅王昶他们游历的路线和所见景致与《鹊华秋色图》何其相似乃尔，而且中途小憩时还展玩了赵孟頫的《明湖秋瑟图》！从画名揣测，应是前者横山后者范水，均乃泉城秋景佳构。遗憾的是，《明湖秋瑟图》今已佚失，空留画名供后人怀想。

当然，除了咏菊雅集寄情怡性，文人墨客在清冷清的秋光中，大多是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亦正所谓宋玉悲秋：“悲哉秋之为气也！萧瑟兮，草木摇落而变衰”（《九辩》）。元杂剧《王粲登楼》乃剧作家郑光祖根据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《登楼赋》和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敷衍而成，说的是王粲家贫学富，恃才傲物，流落荆州，郁郁寡欢。在许达的邀请下，王粲与之同登梁山风月楼，“鲈鱼正美，新酒初香，橙黄橘绿可开樽，紫蟹黄鸡宜宴赏”，正应开怀畅饮，王粲却道：“忆昔离家二载过，鬢鬓边白发奈愁何。无穷兴对无穷景，不觉伤心泪点多”，不由得秋思连连，醉而思乡。许达说：“时遇清秋，阶下有等草虫，名寒蛩，又名促织，此等草虫叫动，家家捶帛捣练”，遂吟《捣练歌》一曲：“……秋天秋月秋夜长，秋日秋风秋渐凉。秋景秋声秋雁度，秋光秋色秋叶黄……寒露初寒寒草边，夜夜孤眠月前。促织促织叫复叫，叫出深秋砧杵天。谁能秋夜闻秋砧，切切



▲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寒露后三日，文学家、金石学家王昶师生在济南泛舟登高、赏画赋诗，小饮抒怀，好不畅快。其游历路线和所见景致与赵孟頫名作《鹊华秋色图》何其相似。图为《鹊华秋色图》局部

（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）